

利比亞之戰：新十字軍東征

何亮亮 鳳凰視評

十字軍只能帶來更多的衝突和混亂，而絕不可能給中東帶來和平、民主與繁榮。愛麗舍宮和唐寧街10號都在享受對利比亞空襲帶來的快感，對於新的十字軍東征帶來的危險還茫然不知，這才是問題所在。

上周聯合國安理會以10票贊成、5票棄權通過了1973號決議，批准在利比亞建立禁飛區；不出所料，法國總統薩科齊就將之當作對利比亞動武的許可，匆忙在巴黎召集一個利比亞問題峰會，會議還沒有結束，薩科齊就宣佈法國軍機已經在出發前往利比亞轟炸的途中，於是法國主導的利比亞戰爭揭開了序幕。

薩科齊要保住權力

法國牽頭從空中攻擊利比亞，自然是總統薩科齊出於國內外多種因素的考慮。首先還是為了競選連任。日前法國連續舉行的民調，極右翼的國民陣線候選人馬麗勒龐都超過薩科齊，這對薩科齊構成極大的壓力，而國民陣線的特色是反移民、反伊斯蘭，薩科齊於是拿卡扎菲這個伊斯蘭和阿拉伯世界的另類領導人開刀，力圖壓下馬麗勒龐的氣勢，爭取選民。這是最主要的考慮。

其實薩科齊還有滅口之嫌。卡扎菲之子曾經透露，薩科齊在07年的總統當選中，獲得了利比亞大筆經費補助，而薩科齊當選後對卡扎菲投桃報李，邀請卡扎菲訪問巴黎，則是當時重要的國際新聞，因為其他西方國家都抵制卡扎菲。

卡扎菲的敵人和朋友

卡扎菲確實是廣受爭議的人物，不僅在西方國家，在阿拉伯世界他也樹敵不少，所以有阿拉伯國家如卡塔爾也加入了西方聯軍。反卡扎菲的還有伊朗和基地組織這些和西方世界對立的國家和組織。不過在法國、美國空軍攻擊利比亞之後，伊朗並沒有歡呼這一行動，而是持批判態度，畢竟伊朗看到的是日後西方完全可能用同樣的方法對付自己，而且以色列一定會是攻擊伊朗的急先鋒；但以色列這次卻沒有加入聯軍，猶太人國家不想趟這個渾水。基地組織則保持沉默，因為利比亞一旦被西方控制，肯定不利於基地組織。

但是卡扎菲並非孤立無援。古巴、委內瑞拉及尼加拉瓜等拉丁美洲國家，大部分非洲國家以及另外一些伊斯蘭國家都支持卡扎菲。同樣耐人尋味的是，不贊成1973號決議的五個國家，包括「金磚四國」和德國，全是國際社會很有影響力的大國，雖然「金磚四國」未必支持卡扎菲，卻也明確反對外國以武力干涉利比亞內戰，更反對用軍事行動推翻卡扎菲政權。

美國無法第三次帶頭進攻

薩科齊和卡梅倫一馬當先，看上去氣勢洶洶，試圖塑造維護正義、保護利比亞人民的形象。美國則縮在法英的後面。在伊拉克戰爭8周年之際，美國的這一改變，顯然與美國先後發動了兩場針對伊斯蘭國家的戰爭有關，儘管美國從來不願意強調伊拉克戰爭與阿富汗戰爭的宗教因素，但是在一部分穆斯林看來，這恰巧證明了基地組織蠱惑人心、發動反對異教徒的「聖戰」的必要性。有穆斯林背景的美國總統奧巴馬對此的認識，肯定超過他的前任以及現在的英國、法國領導人，但奧巴馬肯定不會公開談論這個因素，這會使他在美國和西方陷於孤立。

1956年英國、法國聯合以色列發動的蘇伊士運河戰爭，不應該被遺忘。美國明智地沒有參加那場戰爭。現在的中東形勢是天下大亂。法國為首的聯軍肯定不能單靠空襲擊敗卡扎菲，利比亞內戰雙方犬牙交錯，空襲很可能傷及平民，這樣的消息一定引起伊斯蘭世界的憤怒，也一定引發其他國家的反戰運動。薩科齊有沒有這個準備：在空襲無效的情況下，組織一支西方國家聯軍（會包括少數阿拉伯國家的部隊）進佔利比亞？這才是基地組織希望看到的戰爭，也是卡扎菲正在爭取的前景。正如俄羅斯總理普京所指出的，這是新的中世紀十字軍。

十字軍只能帶來更多的衝突和混亂，而絕不可能給中東帶來和平、民主與繁榮。愛麗舍宮和唐寧街10號都在享受對利比亞空襲帶來的快感，對於新的十字軍東征帶來的危險還茫然不知，這才是問題所在。

白宮向中東灌輸「畸形民主」

黃海振 資深評論員

美國入侵阿富汗、伊拉克時，高調聲稱是為了「幫助」他們「建立」民主、繁榮的國家。10年過去，兩國見不到繁榮，而今又緊鑼密鼓地「幫助」其它中東國家建立「民主」。但只要仔細留意，就可以發現美國向各國輸送「民主」的「尺寸」卻大不一樣。對曾經為美國付出巨大貢獻的埃及、突尼斯，美國用高壓手段強迫就範；對利比亞則採用赤裸裸的「戰斧民主」；對沙特、科威特實施的，則是與白宮長期鼓吹完全不同的專制「民主」。美國向中東灌輸的是典型的「畸形民主」。

源自突尼斯的中東、北非動亂已經像「超級沙土」一樣，快速傳染到中東、北非大地，該地區大部分國家都面臨反政府示威乃至武裝行動。由於該地區的大部分國家都擁有令美國覬覦的肥肉——石油，於是分別被美國贈與不同「尺寸」的「山姆大叔式民主」。凡是白宮看不順眼的，民主也是不民主，於是軟硬兼施，要他們「順應」潮流，答應反對派的要求；凡是白宮看得順眼的，專制也是民主，可免於被抨擊，還得到軍事援助，可以放心對反對派採取鎮壓手段。顯示美國聲稱的民主是十全十美的假貨。

支持沙特鎮壓反對派

中東反政府浪潮蔓延四周後，沙特很快出現反政府的全國性示威，反對派要求政府實行民主改革。由於美國在沙特擁有巨大利益，暗中對沙特實施另類民主政策。在華盛頓老閣的撈腰下，沙特政府態度強硬，對上街要求民主改革的民眾，實施最殘酷的開槍鎮壓的辦法，造成大量傷亡。

按照西方的標準，沙特是最不民主的國家之一，長期實行君主體制，由各酋長實行部落家族統治。沙特王族擁有整個國家，王族的成員按月拿高領生活費，被稱為「沙漠民主」。沙特政府為了維護高壓統治，去年與華盛頓達成一筆價值600億美元的軍火銷售，包括84架新型的F-15戰鬥機和100架阿帕奇和黑鷹直升機。沙特政府用這些武器來對付反

部分西方國家襲利比亞絕非正義之舉

王海運 中國國際戰略學會高級顧問

西方國家的軍事機器已經開動，對手又是令許多國家十分厭惡的卡扎菲政權，而且戰爭進程關係到西方國家的多重戰略利益，他們不達目的是絕對不可能罷手的。但是，這場戰爭如此缺少國際法理基礎，目的又如此狹隘自私，而且不斷造成無辜平民傷亡，不可避免地會激起利比亞人民乃至阿拉伯世界的強烈反抗。為了利比亞人民免遭生靈塗炭，為了阿拉伯地區保持和平穩定，西方國家必須盡快回到聯合國決議的精神上來，盡快停止這種違背人道主義的暴力行為，這樣做也符合西方國家的長遠利益。

北京時間20日0時45分，法國打頭陣、美英等多個西方國家參與，聯合對北非小國利比亞發起了代號為「奧德賽黎明」的大規模空襲行動。迄22日，西方多國部隊的戰機及其游弋在地中海的戰艦，對利比亞防空設施、裝甲車輛、指揮樞紐以及卡扎菲官邸實施了多波次猛烈的空中突擊，發射了百餘枚巡邏導彈，不僅重創了利比亞的多處要害目標，而且造成了數百平民的傷亡。

部分西方國家發動利比亞戰爭，打出的旗號是履行國際責任、執行聯合國決議、制止卡扎菲政權製造人道主義危機，然而不論從國際法理、真實目的還是從可能後果看，都沒有任何國際正義可言。

空襲遠遠超出聯合國授權

首先，對利比亞的空襲行動遠遠超出了聯合國的授權。聯合國安理會通過關於在利比亞設立禁飛區的1973號決議，目的是限制利比亞政府軍利用空中優勢襲擊反對派民眾。從本質講，設立禁飛區僅僅是種「強制性維持和平行動」，並未授權使用武力，更不允許採取進攻性行動。聯合國決議絕不是發動戰爭的授權書，任何超越防禦需要的進攻性行動都是非法的，更不用說對民用目標實施致命性攻擊。然而，西方國家對國際法卻熟視無睹。僅在第一波空襲中，就摧毀了大批民用目標。這種行為無疑是對聯合國決議的肆意曲解，是無視聯合國權威的傲慢之舉，完全缺乏正當性。

其次，發動對利比亞戰爭完全違背了國際法的基本準則。在國際關係中不得使用武力或者以武力相威脅、不得干涉主權國家的內政，是聯合國憲章明確規定並且得到國際社會廣泛贊同的國際法基本準則。而部分西方國家發動利比亞戰爭，直接目的卻是要推翻卡扎菲政權、扶植反對派上台。這種行為不論表面理由多麼「高尚」，本質上都是對主權國家內政的赤裸裸干涉，是對國際法基本準則的粗暴踐踏。筆者絲毫不同情卡扎菲，更不贊同卡扎菲政權對待平民和平和示威中的所作所為（對反對派武裝分子的打擊另當別論）。但是強烈認為，利比亞的問題只能由利比亞人民自己解決，不能允許外部勢力干預，尤其不能允許武裝干涉。不然國際正義就會蕩然無存，世界就會陷入混亂甚至戰亂。

軍事打擊利比亞只為石油利益

其三，對利比亞實施軍事打擊的目的是極為自私的。西方國家政要並不諱言，發動這場戰爭就是要對利比亞進行所謂「民主改造」、在利比亞建立親西方政權。因而這場戰爭自然而然地帶上了濃厚的意識形態色彩。難怪俄羅斯總理普京稱之為「新的十字軍東征」。法國歷來以世界「民主自由」的旗幟自傲，在此問題上更是不能無所作為。法國由於率先承認反對派臨時政府與卡扎菲政權徹底撕破了臉皮，十分擔心在利的利益不保，因而不論是推動制裁還是發動戰爭，法國都扮演了「急先鋒」的角色。法國在空襲利比亞行動中取代美國，成為軍事干預的「發動機」，還有着視環地中海地區為其傳統勢力範圍、「戰略後院」，自認對維護該地區秩序負有神聖使命的特殊背景。通過發動對戰爭拉抬日趨低迷的國內民意支持率，也是薩科齊政府的重要考慮。美國在空襲利比亞問題上的戰略目的則是推進「大中东民主改造」，確保中東北非政權不脫離美國設計的戰略軌道。但是，美國受到伊拉克戰爭和阿富汗戰爭的牽制，國內面臨着一大堆難題，而且還要「照看」整個阿拉伯世界，不能兩



法國戰機轟炸後，班加西外圍政府軍坦克基地被炸毀，軍人忙於處理陣亡士兵。

眼僅僅盯着利比亞，因而樂見法國「打頭陣」，既出錢又出力，自己僅做個「後台老闆」。其他西方大國也都有多重利益考量，其中維護其在利比亞的石油利益顯得格外緊要。利比亞是非洲儲藏第一、產量第三的石油資源國，每天130萬桶的出口量絕大部分是供給歐洲國家的。這些國家不能眼看着自己的石油利益受損。大量事實表明，儘管發動戰爭的表面理由冠冕堂皇，實則都是出於一己之私，根本談不上任何國際正義。

其四，戰爭結果只能是造成更加嚴重的人道主義災難。西方國家一再宣稱發動這場戰爭完全是為了制止利比亞的人道主義災難，但是卻造成了新的人道主義災難。戰爭的第一天就造成大量無辜平民傷亡。空襲還在繼續，不可避免地還會帶來更多的傷亡。歷史經驗告訴我們，這種以軍事介入扶植反對派政權的做法，只會把利比亞推向一場無休無止的內戰，引發更加劇烈的武裝對抗，導致更大規模的人道主義災難。對此，西方國家竟然毫無顧忌，這哪裡是「負責任大國」應有的作為？

盡快停止違背人道主義的暴力行為

西方國家的軍事機器已經開動，對手又是令許多國家十分厭惡的卡扎菲政權，而且戰爭進程關係到西方國家的多重戰略利益，他們不達目的是絕對不可能罷手的。但是，這場戰爭如此缺少國際法理基礎，目的又如此狹隘自私，而且不斷造成無辜平民傷亡，不可避免地會激起利比亞人民乃至阿拉伯世界的強烈反抗。由於戰爭雙方的力量極不對稱，多國部隊完全有能力擊潰卡扎菲政權。但是要想平息利比亞人民的反抗、建立穩定與秩序，希望卻相當渺茫。保不住這些西方國家再次陷入伊拉克戰爭那樣的泥潭，甚至引起阿拉伯世界更大規模的動盪。

為了利比亞人民免遭生靈塗炭，為了阿拉伯地區保持和平穩定，西方國家必須盡快回到聯合國決議的精神上來，盡快停止這種違背人道主義的暴力行為，這樣做也符合西方國家的長遠利益。

美麗的謊言——全民退休保障

祝越山 獅子山學會

近期有立法會議員要求設立全民退休保障。特別是李卓人議員，全民退休保障更是他提出的三面紅旗之一。

獅子山學會作為一個負責任的智庫組織，為保障香港未來下一代青年人前途，堅決反對設立全民退休保障。

其實全民退休保障在香港並不是一個新的概念。早於1974年，鍾士元博士已經提議，不過當時的名字是「中央公積金」，而非今天「全民退休保障」

這一個美麗但充滿謊言的名字。筆者喜歡「中央公積金」一詞，最少它可以提醒市民「供款」這一個重要概念；今天換成「全民退休保障」，驟眼看起來就好像香港政府可以全力負擔，而市民可不動分文，完成這一個「神聖」的任務。

設立中央公積金的議題，在1990年代於當時的立法局引起了激烈的辯論，最後當然沒有成事。而當年的反對聲音當中，多數都是擔心中央公積金將為香港政府未來帶來沉重負擔，將引發破產危機，或

是供款金額大增的風險。歷史證明了他們的真知灼見，當年的議員確有先見之明。

2008年金融海嘯引發的歐債危機實在地證明，中央公積金制度將為香港政府帶來不可負擔的赤字。當年香港政府力排眾議，堅決反對設立中央公積金，為香港人避了災難性的一劫。今天香港兜兜轉轉又回到這一個議題，實屬不智。全民退休保障所帶來的稅項，將落在香港每一名打工仔的肩頭上，結果只得一個：「人口未老化，經濟先老化」。

難道當年極力支持中央公積金的眾多議員的立場仍跟當年一樣，完全忽略了這十數年的事實和教訓？獅子山學會希望香港政府能站起來，證明自己是一個負責任的政府，再一次抵抗一班為求選票，不惜犧牲香港市民長遠利益的政客的無理要求。獅子山學會定必全力支持。

商務部部長陳德銘日前表示，我國將採取促進競爭、完善物流體系、轉變和創新零售模式、減輕零售企業負擔等措施，解決部分國際品牌奢侈品在我國銷售價高於海外價的問題。

怪現狀由來已久

眾所周知，中國遊客海外購物血拼多年來一直是一道靚麗的「國際風景線」：血拼對象其實不僅僅是國際品牌奢侈品，更蔓延到包括奶粉、服裝、鞋類等日用品；不僅僅是海外原產地商品，更包括許多「Made in China」的出口產品；血拼地點不僅僅是美國、歐洲、日本等發達國家，近年來甚至延伸到包括東南亞、非洲、拉美等並不發達的區域；血拼手段從被限制前的大包小包，發展到海關5000元關稅新政後以拆包裝、戴身上等方式「裸裝」闖關；血拼金額則從一般遊客的幾千元萬元，發展到有錢人幾萬幾十萬的沿街「掃貨」……

一方面，GDP、財政收入長期高速增長；另一方面，物價和收入相比的相對物價居高不下。一方面，無論是知名品牌奢侈品，還是一般日用商品，海外的相對物價卻多數都比中國要低，血拼購物的中國人遍佈全球，中國人成為知名品牌奢侈品甚至所有商品的「知名買家」早已是不爭的事實；另一方面，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廉價的中國商品更是早已遍佈全球，中國成為廉價商品的「世界工廠」，也無疑早已是不爭的事實。

為何出現這種「高增長高物價」、「世界工廠海外血拼」的怪現狀？即使沒什麼經濟學知識的人，也能略知一二：我們有錢了；我們的錢更值錢了。可是世界工廠的人們在國內辛苦勞作，然後瘋狂出國購物血拼，層出不窮的海關限制仍舊阻擋不了對海外商品兩眼放光的饕餮客，僅僅是兩句「我們有錢了」、「我們的錢更值錢了」所能解釋得了的嗎？

政府盡責最重要

稍稍結合一下經濟學等專業知識，可以刪繁就簡地用下面的話對此予以解釋：苛捐雜稅多如牛毛（中國稅收佔消費品價格的比竟高達64%）、物流費用居高不下（物流成本佔GDP比重接近20%、美國只有3%多一點）、流通環節層層盤剝（商品從生產者最終到達消費者手中至少要經過七八道甚至更多的環節）、出口退稅有利可圖（低工資生產的出口商品有退稅這一利潤保障，自然可以低價甚至虧本出售）。此外，通脹預期揮之不去、企業壟斷抑制競爭、地方保護分隔市場等因素也同樣是幕後黑手。將上述原因再加以簡化，其實就是四個字：「失衡」即出口和內需之間、投資和消費之間乃至國強和民富之間均程度不一地失衡；「失序」即國內無論是要素市場還是消費市場都遠未達到透明、公正、開放、有序的市場經濟基本要求。

更進一步簡化，上述成因最後都指向一個主體——政府。政府唯有切實簡化稅制降低稅負，有效減輕物流費用，逐步停止出口獎勵政策，有力打擊壟斷和地方保護，在讓經濟重歸平衡的基礎上強化政府的市場監管責任，方能在提高居民收入的同時有效阻遏通脹，讓世界工廠價廉物美的商品不僅惠及海外，更讓國內民眾喜歡得上、購買得起。陳德銘部長所言的前述措施，正是體現並落實這些政府責任的開始。

讓世界工廠不再海外血拼

張智新

對派，美國並沒有建議聯合國設立「禁飛區」，也沒有指責鎮壓反對派不民主。

沙特盛產石油，戰略位置重要，該國政府利用石油資源，從俄羅斯和美國購入大批世界上最先進的武器，是俄、美兩國競爭的軍火大客商。2007年2月，時任俄羅斯總統的普京訪問沙特，就達成包括150架直升機、150輛坦克，以及大批裝甲車等巨額軍火貿易。為了穩定沙特這塊大肥肉，美國政府積極地與沙特發展特別軍事關係。儘管沙特在美國公眾中的形象差，是腐敗、腐朽、專制的代名詞，國會山議員也曾經批評沙特的人權紀錄，但由於沙特向華盛頓輸送了龐大的利益，專制也就變成了民主。

埃及變成山姆犧牲品

埃及總統曾經是美國的重要盟友，為華盛頓立下汗馬功勞。埃及出現反政府示威後，美國翻臉不顧舊情，連續向昔日老友施加壓力，要埃及總統穆巴拉克下台。美國副總統拜登甚至在關鍵時刻，迫不及待地要穆巴拉克「迅速、馬上、現在」實施權力「有序過渡」，將白宮的意願強加在「長期和美國保持最友好關係」的昔日盟友埃及。白宮多次高壓「要求」埃及立即廢除緊急狀態法，暗中大力支持反對派，顯示美國送給埃及的民主，是赤裸裸地要老盟友為了美國利益立即下台的「山姆大叔」式民主。

中東位於歐亞大陸的要衝，戰略地位十分重要，又蘊藏佔全球石油儲量70%的石油資源，美國的石油消費量則佔世界日消耗量的四分之一，石油利益就成為美國在中東諸多利益的核心。美國前總統老布什曾經說，石油是重要的「戰略因素」，是「美國的根本利益」。因為如此，中東總是無法太平，美國曾經發動伊拉克和伊朗進行長達8年的大戰；隨後又將「民主和繁榮」送與伊拉克；白宮還計劃控制伊朗。面對如此複雜的利益關係，華盛頓送給中東的也只能是「畸形民主」了。